

#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 作為隱喻的亞洲

Asia as Metaphor

doi:10.6752/JCS.201109\_(12).0004

文化研究, (12), 2011

Router: A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2), 2011

作者/Author : 李明皓(Chris Lee);沈思(Szu Shen)

頁數/Page : 74-9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2011/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6752/JCS.201109\\_\(12\).0004](http://dx.doi.org/10.6752/JCS.201109_(12).0004)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 (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 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 評論

《文化研究》第十二期（2011年春季）：74-93

### 作為隱喻的亞洲

#### Asia as Metaphor

李明皓

Chris Lee

沈思 翻譯

Szu Shen

本篇文章探討「亞洲」一詞如何在離散論述(diasporic discourse)的脈絡下取得意義。在本文的討論中，流動性和迫離(mobility and displacement)，不僅被視為建構離散概念的歷史基礎，同時也是一種理論邏輯的根基；此種邏輯，凸顯了離散在關於全球現代性的批判論述中，是透過何種方式獲得政治及文化價值。我的討論將著眼於亞洲離散研究：這是一塊未定型的知識勞動場域，它集結了美國亞裔、澳洲亞裔以及加拿大亞裔等族群文化的相關研究。我將這些研究領域集結為龐大、甚且有些漫無章法的「場域」，並非去否定各研究學門獨有的建制系譜、方法沿革以及歷史脈絡，而是由於這些研究對「亞洲」意涵的探討關注，主要著眼於亞洲的既定地理疆界之外。此般位置結構所揭示的，是亞洲作為一個空間類目如何標記了地理上的定位與根源；作為一個身分類目又如何涵括一系列用於標誌「亞洲人」的身體、社會以及文化記號——即使許多離散中所謂的「亞洲人」與亞洲這個地域的關係極其稀薄。無疑地，我於此談論的種族問題，不僅僅是以身體特徵作位階的典型劃分，更指涉了巴里巴(Etienne Balibar)描述以文化為基底的「新種族主義」(neo-racisms)<sup>1</sup>。

關乎遷移、移民定居以及文化接觸的探討，其思考重心落在「亞

---

1 有關新種族主義的探討，見Balibar(1991)。

airiti

洲性」如何作用於多種族社會——其間跨種族的互動與接觸，實為殖民統治歷史之產物，而此種探討，不可避免地置疑了亞洲這個詞語。於是，透過關注形塑亞洲意涵的全球性過程，離散打亂了建構身分認同的空間—文化(spatial-cultural)概念。有鑑於此，亞洲與離散兩詞的結合，指涉了相異於韓裔離散、日裔離散等族裔化的離散概念。亞洲離散作為一思辨推理之建構，不僅揭示更迭的排外及兼容論述如何持續地產製亞洲，也反斥了亞洲一詞貫以承擔的地理及文化固著性。所謂西方，透過離散概念解讀，其概念之連貫性也必然被拆解而暴露出本身作為建構的不穩定性。亞洲離散研究置疑亞洲與西方之劃分的同時，也將前者重新定位：「亞洲」，如陳光興所言，「指向多層次的開放性想像空間，或者說是一種視野，通過它，不同的聯繫可以形成，新的可能性能夠被接合出來」(Chen 2010: 282)。<sup>2</sup>

酒井直樹(Naoki Sakai)主張，「亞洲」這個概念反映了一種「繪製全球地理圖譜的想像」；而這一想像根基於，將西方及其剩餘(the West and the Rest)分野系統化的全球殖民現代性。同棲於此種想像，亞洲與歐洲實為相互牽連指涉的類目，如酒井所述，「若未將『亞洲』劃界定位，歐洲可能無法被標定為獨特、明確且得以辨別的整體」(Sakai 2000: 791)。在無法假設亞洲與西方能指涉本質性特徵的前提下，這兩項類目也無法闡述其聲稱所描繪事物的異質性；亞洲與西方，嚴格來說，皆為不連貫且無條理的類目。但這兩項類目的持續存在，也點出了我們仍然無力逃脫造就現代全球體系的殖民知識論(colonial episteme)。對酒井來說，這般結構抹去了一根本的歷史事實，即「除非許多區域、民族、產業以及政體相互產生聯繫——儘管彼此間存在地理、文化及社會距離——現代性是無法被想像的」(ibid.:

---

2 這篇文章以離散觀點進行討論，在某種程度上已偏離陳光興所主張，以亞洲作為方法來促進實際間的知識勞動；我所關注、處理的場域地點皆位於西方。話雖如此，我認為，他對亞洲的再挪用——作為「去殖民、去帝國與去冷戰」的「一個想像的參照點」(Chen 2010: 212)，可有效地應用於亞洲離散的批判研究，對亞洲的再聚焦，將使亞洲離散研究得以跨越處理亞洲的框限觀點，例如，拒斥亞洲之關連性（根據其重刻於亞洲移民身上的外來性）或視亞洲為西方的東方主義之下的建構。

797)。以聯繫作為分析的起點，意在認清「現代性絕非靜止不變的，亦非能為一組特徵所完整且具體地描述的社會狀態。相反地，現代性是由異質群體間的社會碰撞引發的一種劇烈的變革動態」(ibid.: 799)。

雖然酒井的論點並非特別針對亞洲離散研究，我認為，亞洲離散研究是一個實現他所描繪的批判知識計畫的重要場域。亞洲離散的歷史，充斥著在不同殖民政權下形成的異質社會所引起的劇烈變革；思此歷史，即不會訝異亞洲離散研究的發展系譜可以透過後殖民以及族裔研究被追蹤和記述。的確，許多亞洲離散研究的表述，普遍想像自身為挑戰種族化知識生產的學術介入；這樣的政治傾向，使亞洲離散研究不僅得以與學院外的社運計畫相連結，還得以用社運修辭來想像與理解自身。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ity)的論述將如此具有政治性的計畫轉譯至學術脈絡。拒絕被囿限於反映歐洲中心及／或國族偏見的學科架構，（學界）對跨學科的採納有著實際面的考量——例如尋求自身學門之外共享研究興趣的學者，或是集結進行研究所需的必要資源——以及理論面的考量。江慕白(Mark Chiang)針對亞美研究與美國族裔研究進行分析，使得我們可以看清大學中的跨學科研究得以生氣蓬勃的政治渴望：

跨學科的支持者，往往以國族主義和跨國主義之對立來理解，指陳傳統的學科已成為過時的「學術帝國」（或民族國家），而跨學科研究則提供了新形態、不受制於學科分界鬥爭的知識生產的可能性。如此傅柯式的論點，透過比喻的方式，連結跨學科研究與擺脫固著的學科部門懲戒規訓的知識解放，視跨學科為族裔研究的政治—知識(political-intellectual)計畫，以此，跨學科被標榜為此領域之未來，在為其注入嶄新精力的同時，也維繫了其根本核心。(Chiang 2009: 108)

江慕白認為，這一轉變導致了亞美研究的正當性危機，因為亞美研究發現自身不得不同時負起雙重責任：一是學院外的社運根基；二是學院內核查其研究教學的建制及專業架構。於此脈絡，跨學科研究成為協商此一危機的手段，提供一種雙向轉換學術資本與政治資本的途徑，從而使得亞美研究往返於政治與學術之間，既試圖確保建制的認可，也努力維持其反抗的承諾。

以類似的方式，Jacqueline Lo、Dean Chan、Tseen Khoo描述澳洲的亞裔研究如何在1990年代晚期因應澳洲政治及社會「高漲的種族主義」而顯現成型(Lo, Chan and Khoo 2010: xvii)。以國族為中心的多元文化模型，在關於澳籍亞洲人的公共論述之中占有支配地位，為了挑戰此種模型，澳洲亞裔研究「聚焦於對離散、混雜、異質性、跨國主義的轉義比喻」並「強調流動與遊歷(traveling)乃是剖析離散社群身分構成以及知識生產的主要轉義比喻，因為他們是一個具有特定文化忠誠，並且在國內外擁有政治連結的社群」(ibid.)。Jacqueline Lo於他處補充道，在這種情況下：

澳洲亞裔研究從開端即是跨學科的研究，起源於文化研究，最近還包納了更廣泛的社會研究（移民健康、同性移民政策、投票偏向等等），澳洲亞裔研究一直都是多學科且跨學科的；這點從為此領域立基的一系列學術出版即可得證。澳洲的亞裔研究者，在國內國外，於不同的學科「沙坑」(sandpits)中遊戲，例如文化研究、後殖民研究、亞洲研究、澳洲研究等等。<sup>3</sup>

如果從事各種形式亞洲離散研究的學者，已投身於跨學科作為一種實現自身政治承諾的手段，此般結盟仍具戰略性，因為，從定義上看，跨學科本身並不具有任何政治承諾。如瑞丁(Bill Readings)所述，跨學科在學院已成爲一拜物要詞(fetishized keyword)，正是因爲跨學科不具任何「固有的政治傾向……我們可以用卓越(excellence)之名跨學科，因爲卓越僅維繫了現已存的學科界線，只要這些界線不對系統的整體性作更大的宣稱，也不對其發展和整合造成威脅阻礙」(Readings 1997: 39)。以跨學科在亞洲離散研究中的實踐來理解，如果推動跨學科研究的力量是一種對立的政治，那麼，這些政治的含意，只能在涉及更根本關注的框架下被理解，也就是，我們對於人類主體

---

3 Jacqueline Lo, 私人信件, 2010年7月。針對澳洲亞裔研究的跨學科性之延伸探討, 另見Lo and Khoo(2008)。在“Disciplining Asian Australian Studies: Projections and Introjections”(規訓澳洲亞裔研究: 投射與內射)一文, Lo指出, 「不若澳洲亞裔研究在澳洲主要被視爲一個知識計畫的情形, 亞美研究的發展源出於基層社群政治」(Lo 2006: 23)。Lo的重要觀察提醒我們: 儘管亞洲離散研究共享一組廣泛的政治、教學和知識承諾, 身處不同的地點及脈絡, 這些承諾在極爲相異的條件下被實行與發展。

以及迫離、屈從和暴力歷史意涵的關注。這些關注，正是人文學科與離散文化及政治產生互動的主要場所，但是，它們往往因為我們用來處理離散問題的措辭與邏輯而變得晦澀難解。

爲了拆解其中的一些論述，我想談談加拿大以及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這個位於加拿大最西邊，亞裔移民史最悠久，但是反亞裔歧視史也最深刻的省分。我將著眼於一個我正參與的、關於河道與亞裔遷移的跨學科合作計畫：「交融的河流」(Waterscapes)。這個計畫是溫哥華的多媒體藝術家顧雄(Gu Xiong)在2008年發想提出的。它源於顧雄對全球化以及華人移民在西方的混雜性的探索。在他近期的裝置藝術裡，顧雄聚焦於河流如何塑造了移民主體性中，並透過「交融的河流」這個概念來促成長江（其家鄉重慶的主要動脈）和菲沙河（Fraser River；溫哥華和卑詩省的主要河道）的對比碰撞，來發展這個計畫<sup>4</sup>。接下來的四年，該計畫將透過一系列在中國及加拿大，以社群爲基礎的藝術表現與研究，探索河流、自然環境與移民社群之間的關係。這項計畫的根本目標之一是要探索在人文和社會科學中，創意生產如何能與較爲傳統的學術研究形式進行互動。出於這個原因，跨學科一直是持續被關注的主題，因爲當我們努力跨越學科分野時，往往在不知不覺中也在自身的研究裡固著了學科的界線。確實，「什麼才能構成研究」一直是極具爭議的難題：來自不同的學科背景，我們以相異的方式使用這詞語去指涉藝術展覽、展覽目錄、民族誌訪談、電影製作、文本分析、理論寫作等等。很顯然地，致力於跨越學科分野的承諾，雖根源於前述之政治承諾，在其承諾自身範圍內，以及其自身的組成中，卻無法被直接轉譯爲具體的政治實踐。

除了這些協商交涉外，「亞洲人」的含意這個問題自然在我們

---

4 除我之外，顧雄另邀請了Jennifer Chun，一位專門研究跨國勞工運動的社會學家，作爲此計畫的合作研究者。此項計畫隨後從加拿大社會科學及人文研究委員會(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Council of Canada)獲得研究／創作補助。研究／創作補助是爲了鼓勵藝術家和學術研究者間的合作，而合作計畫也同時提供學生和社區參與的機會。更多關於「交融的河流」的資料及訊息，可以至我們的計畫部落格：<http://blogs.ubc.ca/waterscapes/>。

airiti

的計畫中占有重要地位。舉例來說，在最近的一趟研究旅行，我們從溫哥華追溯菲沙河在洛磯山脈上的源頭，並採訪了卑詩省內部許多小鎮的亞裔居民。這些亞裔居民（主要為華裔與韓裔）的存在，可歸因於勞動及創業的種族化架構（許多華人在餐館工作，而韓裔受訪者多是汽車旅館和商店的業主）。他們的移民生活應該從長期的種族化歷史來理解，而這個歷史與卑詩省最初作為白人定居者殖民地的歷史不可分割。關於此一背景，雖然還有很多可以探討的方向，但是顧及本文的目的，我想強調，為了描述不同族裔群體究竟是以何種方式被相似的種族化條件所支配，我們的研究必須援用「亞洲人」這一類目。但是，儘管我們小心避免將其本質化，並且將之理解為一詮釋概念或政治結盟，它還是不能完全捕捉在我們計畫中以及在更廣泛的亞洲離散研究中流通的根本邏輯。只要我們的計畫是為政治承諾所驅使，例如對種族化架構進行批判，以及為了重現那些被此種架構深切影響之個體敘事，我們對「亞洲人」一詞的使用是為喚起更深層的人本邏輯，凸顯我們的知識與政治欲望。

為了釐清這個邏輯如何運作，我想談談近期展出的「交融的河流」計畫一部分的《匯集成河》(*Becoming Rivers*)<sup>5</sup>。從2010年1月至9月，加拿大卑詩大學人類學博物館展出一系列題為「邊境地帶：跨文化的新藝術」(*Borderzones: New Art Across Cultures*)的大型裝置藝術；《匯集成河》即是其中的一組作品<sup>6</sup>。這組作品的主體為兩千隻塑膠船，而船舟皆被形塑成相近於折疊紙船的樣貌；從博物館的外部開始，這群船舟在博物館建築後方的礫石地俯瞰海灘和海洋；個別地嵌置於鐵杆頂端，船舟懸停在地面之上，形成兩股川流，向博物館後窗行進（圖1）。意在象徵長江和菲沙河，船舟一齊行至博物館建築之

---

5 我的文學研究訓練提供了我討論這次展覽的方法，希望這些方法將開啓不同的跨學科對話，而不是阻礙它們。

6 《邊境地帶》與2010年溫哥華奧林匹克文化節配合舉辦。更多關於《邊境地帶》的訊息，見[www.borderzones.ca](http://www.borderzones.ca)。《匯集成河》主要構思及籌備於「交融的河流」之前，並以顧雄稍前的藝術作品為基礎。最近期的即是2008年在溫尼伯美術館(Winnipeg Art Gallery)展出的《紅河》(*Red River*)。（因為這個原因，我把顧雄視為此次裝置藝術的唯一藝術家）

前，以看似穿透窗戶的姿態，進入博物館本身（圖2），一旦進入建築內部，船舟即被懸於屋頂之下（圖3），創造出由舢板組成、與波光粼粼的河流相似的巨大懸掛群體。這條「河」在一幅牆壁大小的畫前停了下來，此幅畫以衛星圖修改而繪成，描摹了長江和菲沙河（爲了強調兩條河的交融，顧雄省去大部分的太平洋，並將之濃縮爲一條類似巨型瀑布、極其顯注的藍色緞帶；圖4），在這大型艦隊兩側的牆上，顧雄以全景圖展示了兩條河流的沿岸景色（圖5）。



圖1：博物館後方，折疊紙船放入「河」中。（作者攝）



圖2：紙船以穿透博物館窗戶之姿進入博物館內。（作者攝）



圖3：在博物館內部，從天花板懸掛而下的紙船造成河一般的效果。  
(作者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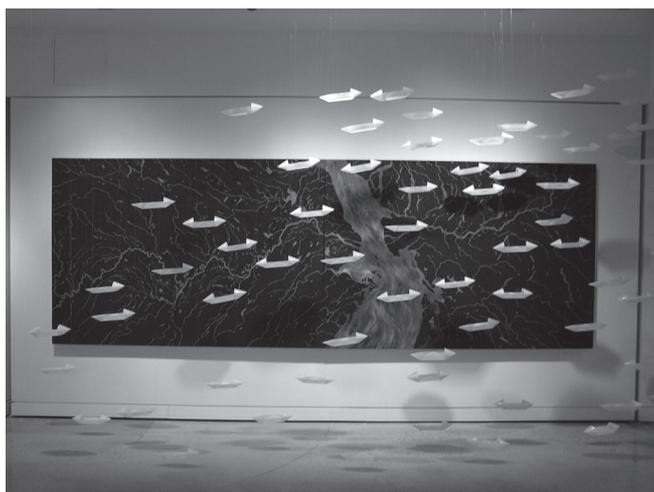


圖4：「河」停留在一幅由長江和菲沙河匯聚而成的巨型衛星圖前。  
(作者攝)



圖5：上海河岸居所的相片也是整體裝置之一。（作者攝）

如同許多顧雄以前的作品，《匯集成河》帶著自傳式潛在意涵。展覽說明如此描述顧雄的作品：

顧雄為人類學博物館所作的混合媒材裝置藝術《匯集成河》，以菲沙河和長江作為遷移以及自我身分構成的個人隱喻。從自己從中國移民至加拿大的經驗發想，本作品也建立在他目前對兩河流沿岸居民生活以及工作的研究。顧雄將河流的歷史，看作航往殖民活動、遷移、以及逐步朝向全球不確定性轉變的線路。(borderzones.ca)

然而令人吃驚的是，此項作品的實際內容很少提及藝術家的個人史；我們找不到作者自己的影像，或是直接取材於他生活的物品，而這兩者都曾被運用在他以往的創作中。的確，這群船舟令人訝異的地方在於：它們皆是空的，缺乏貨品和人跡，這些船具有抽象且重複的質性（實際上，這些船是由當地的塑料廠做成，並有三種不同的設計）。即便照片展示了文明與居住之跡象，但是那些河景照中並無對人的描繪。在人類意象缺席的情況下，這組作品的強烈效果——例如，對於其所據空間的掌控、因懸掛擺動而波光粼粼的動態、船眾的龐然數量——實則源於其反常地非人(inhuman)的質性。

如同展覽網站所述，《匯集成河》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個人的隱喻」；而我正是被這樣的描述所吸引的。然而，它究竟如何表述個人

的、或是以人作為思考重心的遷移經驗呢——特別是當人類主體已從再現的場域中被抽離了？我主張，這個過程是船作為隱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透過船隻，《匯集成河》凸顯了關於隱喻性(metaphoricity)的問題，於此同時，它也闡明並接合了船之於離散論述的重要關係。乍看之下，船似乎是個可預期的，若非刻板的亞裔移民修辭意象——它提引出如「FOB」(Fresh Off the Boat, 描述新移民的貶義詞語)及「船民」(boat people)等眾所熟知的語詞。在卑詩省，亞裔移民與船之間的聯結喚起了加拿大歷史中許多惡名昭彰的事件，例如1914年的駒形丸事件(Komagata Maru incident)：滿載印度移民的駒形丸，雖由香港出發，仍因為《連續航程條例》(Continuous Passage Rule)——這項條例是用來抑止從印度次大陸出發的移民船的——被拒絕進入溫哥華港。在整個20世紀，跨越太平洋的航線，使亞裔身體的輸送得以在多種情況下發生，也建立並維持了全球經濟的發展。(當然，船隻持續為後者發揮不可或缺的作用。)儘管現在極少亞洲人會乘船抵達加拿大，船仍與作為種族類目的亞洲性有著強烈連結。(主要的例外是難民，他們透過船隻的抵達，已在大眾媒體中成為一個全球遷移的標誌意象。)於此而論，「船」的意涵乃是由一個隱晦的空間邏輯衍生而來。在這邏輯中，亞洲人被設定為來遙遠大陸(姑且不論遷移歷史可能橫跨多個大陸)的移民，借用高木羅納(Ronald Takaki)亞美歷史著作的書名來形容，亞洲人乃是「來自異岸的陌生人」(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Takaki 1989)這些根深蒂固的連結，強化了劃分亞洲與西方的地理圖譜想像；思及這組二元劃分之於全球現代性的嵌固性，「船」之修辭運作，實為一龐大轉喻系統(tropology)的一部分，此轉喻學就像一個蔓生的星叢，囊括了文化參照、流行詞語、圖像及文本，以不均衡甚至是矛盾的方式，召喚並界定了世界各地亞裔遷移的全球性流動與交會。

離散為流動所定義這一論點已是不證自明，它也賦予離散對國族主義的空間假設進行質疑的可能條件。在此我想補充一點：對遷移和流動的特別處理，是根據一種透過隱喻性的機制(mechanisms of

metaphoricity)<sup>7</sup>而演出進行的人本邏輯來操作的。將「船」與離散作連結，最知名的是吉爾羅伊(Paul Gilroy)的《黑色大西洋：現代性與雙重意識》(*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1993)。在這本書裡，吉爾羅伊主張船隻為非洲人民流動於非洲、歐洲及美洲間的典型時空體（在本次討論脈絡下，我把大型船隻〔ships〕和船舟〔boats〕視為可互換的物件）<sup>8</sup>，他接著彙整關於船的轉喻學，包括奴隸敘事、檔案記錄、主題為奴隸船的繪畫等等。吉爾羅伊認為，透過召喚非傳統的「黑人流動歷史——黑人的流動，不僅是同商品般地被運輸，也牽扯了各種努力爭取解放、自治、公民權的鬥爭」，船提供了一種替代以國家為中心的觀點(Gilroy 1993: 16)。船標示了「與外部的構成關係，而那些關係不僅創建也調和了一種對於西方文明具有自覺的認知」(ibid.: 17)。吉爾羅伊解釋，船是「在動態中的、有生命的，它們是小規模的文化政治系統……它們即刻將我們的關注聚焦於渡洋航線(the Middle Passage)、聚焦於各項重返非洲故土的計畫、聚焦於思想和運動者的流通，以及關鍵的文化政治物件——諸如傳單、書籍、唱片與歌唱隊等——的流動」(ibid.: 4)。

儘管吉爾羅伊曾將船描述為「現代機器」，他對船本身物質性(materiality)的關注卻是意外地少，《黑色大西洋》對於船隻如何被建造、編組、維護，以及它們作為實質物體如何運作並無太多著墨；相反地，吉爾羅伊把焦點放在船作為一個論述的修辭意象，討論它如何在各種再現及美感的形式中被傳介，並發生影響。我之所以提出這點並非是要挑剔其理論（不管怎樣，在現有的學術研究中，渡洋航線的船隻資料相當廣泛且隨處可得的），而是要將之視作一個理論邏輯之徵候。對吉爾羅伊而言，作為修辭意象，或作為因旅行遷移成形、有

---

7 對離散文化研究的理想化傾向更進一步的批判，見謝永平(Pheng Cheah)的“Given Culture: Rethinking Cosmopolitical Freedom in Transnationalism”(Cheah 2006: 80-119)。

8 船與船舟間的區隔看似為規模問題，在此我沒有足夠的空間去細談這一問題，然而，對規模問題的分析研究，會是一極寶貴的途徑，去理解全球邂逅的物質不均，以及其為主體與社群所致之類似後果。Henghameh Saroukhani為我提示了這個重點，我謹此致謝。

生命的關係之隱喻，船隻是最重要的——「作為有生命的系統」，船與其他「具生命的」(living)事物相似地運作，例如歷史、文化、政治、思想和社會；換言之，以奴隸身分被強行運送的大批個體以及其後代，終將體現作為首要隱喻的生命。

此種隱喻，顯著地運作於曹美寶(Lily Cho)的一篇近作。她在文中有力地闡明，離散觀點之於矯正改善長期滲透亞加文化政治、以國家為中心的移民定居敘述占有重要的地位。她把黑色大西洋與加拿大亞裔研究作更直接的連繫，強調細究奴隸貿易以及亞裔契約勞工貿易之間有著歷史上的重疊與連續。她的研究重點在於「船」本身就是一個社會形構空間，而種族化的屈從就在這個空間裡發生：

由澳門至哈瓦那的旅程平均超過半年，這段期間發生了什麼事？從此般經驗中，形成了什麼類型的連結及社群？這些經驗如何迴盪於當代文化？……船隻運載了超越旅程本身的共鳴共振，也就是關於監禁、航程及轉化的記憶。迫離和遷移不僅是一群人從一地移動到另一地的過程；它還承載了對船隻、旅程、以及時時刻刻在威脅與惡劣環境下度過的記憶。離散不只因流動而形成，其構成也與沿途發生的事息息相關；畢竟，沒有人生來即是苦力，人是因為經歷了帝國的監禁空間——包含像是船艙，還有港口的卸載營房等空間——才成為苦力的。這個「成為」(becoming)是一種屈從的過程，奴隸和契約勞工的主體性就在禁閉的「活記憶」(living memory)裡成形<sup>9</sup>。(Cho 2008: 193-194)

在這段引文中，曹美寶對奴隸與契約勞工「活記憶」的描寫令人動容。她引用吉爾羅伊對現代黑人主體性之敘述，並更進一步主張：當代亞洲離散身分，應被理解為早期移運契約工航線的「逝後生命」(afterlife)。離散必然伴有以身分形式存在的內化記憶，標誌了非活體的船如何轉化為一個具生命的系統，而這樣的系統，仍深植於那些曾經經歷過那段煎熬曲折航程的後代子孫中。

說得更直白點，我們之所以對船感興趣，是由於它在民族、社群和文化形成中占據的關鍵地位。對於作為實質物體以及作為機械/技術系統的船本身，我們則不太關心。於此運作的，是為了組構催生

9 曹美寶於此引述Gilroy(1993: 198)。

離散研究的政治欲望，而針對生命有無所作之劃分，由此我們可看出，這領域的研究方法背後，存有一種人本／人道主義(humanism)，在這領域運作流通的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中，個人（作為公民、不可剝奪之人權的載體等）仍被視為政治論爭和解放的基本單位，故此種對生命的關注，實則內含於離散研究的政治勞動。我在這裡要強調的，是「生命」如何標示了一組能移轉於物體間（例如，從人類到船舟）的意義，因為正是此般可移性，削弱了生命與人類間本質上的任一牢固連結<sup>10</sup>。從這個角度看，離散論述的人本／人道主義至少包含兩種隱喻性的向度：一種是將生命與人類接合，另一種是將人類與離散接合。這些語義移轉的過程，在擁護鼓吹社會行動的考量下，經常被自然化，但是在目前的討論中，我要抗拒這種妥協，以考慮學者、藝術家及運動者如何重新修組船跟人類之間的隱喻連結<sup>11</sup>；在重新修組隱喻連結的同時，他們也置疑了使離散能夠以抽象概念運作，且能夠被比較並應用在不同社會歷史背景之作用機制<sup>12</sup>。

對隱喻性更嚴密徹底的解釋正能於此揭示亞洲離散的意義。在最基本的層面上，隱喻涉及不同客體和／或概念的比較，它亦涉及了相似性的鑑別和意義的移轉。隱喻的英文單詞源自希臘文，意謂著攜帶、運送或傳遞。這個詞源體現了意義的不穩定，也就是語義在語言使用過程中不斷的變化和流動<sup>13</sup>。在他題為〈隱喻的認識論〉的知名

---

10 這點，畢竟是奴隸制度本身的歷史教訓，即派特森(Orlando Patterson)所謂的「社會性死亡」(social death)。有關奴隸制度及其遺緒如何腐蝕人性與生命間的關係，見 Saidiya Hartman(2007)。針對反種族主義理論如何持續投注於無法與種族主義意識形態分離的主體性概念，見 da Silva(2007)。

11 船也可以被視為一種轉喻（即船替代了別的事物），甚或是一種反向的提喻（即船頂替了發生於其上的事情）。我的重點並非在省略這些區別，而是去更廣泛地陳述「船」在亞洲離散研究中的轉義性格。

12 離散一詞，正如經常被指出地，原先意指耶路撒冷的第二聖殿被破壞後，猶太人的四散流離。基於這般背景，這一詞於其他族裔文化、宗教、語言及種族群體上之應用，不免引發關於挪用與適用性的問題。本篇文章則主張，正是因為離散自身人本隱喻性使它得以作為一個對比與抽象概念來運作。

13 我們可以進一步說，船是一個隱喻本身的隱喻；但是，它也是一個矛盾的隱喻，因為我們還無法釐清，是船協助了對語言運作的理解，還是反過來

文章裡，德曼(Paul de Man)認為，隱喻以及其他的比喻在語言中是無處不在的，它們也在運作簡單、直白、且謹慎指稱的語言中運作著。雖然定義乃是將意義固著於語言的嘗試，隱喻則反駁了這個錯覺，並提醒我們注意語義的流動往往難以預測。在一段充斥著隱喻的著名段落中，德曼論道：

轉義比喻(tropes)不僅詞如其名地總是在移動——它更像是瞬息萬變的水銀，而不若花朵或蝴蝶，因為後者至少有可被釘住並置入整齊有序的分類系統——它們甚至可以完全消失，或至少看似消失。……這的確不是一個關於事物的本質為何的本體論問題，而是關於權威、關於既已判定的事物的自由使用，像是孩童一般，是一種隨機無序的組合，它只會嘲弄學究式的威權。我們無法定義，或是管束不同物體名稱的差異。轉義比喻只是旅人，它們往往是偷運贓物的走私犯。更糟糕的是，我們沒有辦法查明它們背後是否有犯罪意圖。(de Man 1996: 39)

在這意趣橫生的段落中，德曼區分了意義自由流動的隱喻以及企圖固定意義的語意威權。使用與離散流動歷史產生共鳴的修辭比喻，德曼認為，隱喻最終是無可控制的，它挫敗了一切嘗試確保語詞及其參照物的企圖。除此之外，導致挫敗的部分原因，乃是隱喻對於抹除自身痕跡之無能為力——也就是說，隱喻無力去掩蓋自身的隱喻性以支撐關於其參照性的錯覺。

值得一提的是，德曼以學科措詞框架他對隱喻的討論，進而對哲學進行批判。文章一開始即表示學科差異必然伴隨不同處理比喻言辭的策略而出現。他主張哲學一直致力於「控制比喻表達方法，且將之存留於適當的位置……這一企圖，支援了不停嘗試繪製哲學、科學、神學和詩歌論述間分野界限的努力，也影響此種建制內的問題成為大學院校的學門架構」(ibid.: 34)。如果學科規訓(disciplinarity)是關乎對語言的掌控，那麼跨學科的特點，在不同程度上，也許是對在知識勞動中運行且難以預測的語言流動，秉持不限制與開放的態度。德曼

---

的——我們對船如何運作的理解，是基於我們對語言如何運作的概念。到底將思想從一地搬運至另一地，究竟是什麼意思？

略帶玩笑的評論——提醒我們轉義比喻可能犯罪，進行走私盜竊——可被用來理解為一種焦慮的描述，那是跨學科合作不得不面對的焦慮。就亞洲離散研究來說，跨學科的「犯罪」後果，極可能是在批判學科規訓的同時所造成學科邊界再次強化的負面效果。

雖然知悉這些風險，我還是主張，在亞洲離散研究的脈絡下，「亞洲」需要被理解為一種隱喻；這一主張，不全然是膽大毅然的：我們早已習慣「亞洲」一詞的語義不定性；儘管語義模糊曖昧，它仍在不同的經濟政治脈絡中被使用並被操弄著。<sup>14</sup>然而，我想提出的，是一個對隱喻性更精確的理解，一如「船」作為一個離散的修辭意象所展示的：船這個轉喻不只保存，同時也模糊了，一個深層的人本邏輯，因為它會在不同學科規範中展現不同的形式<sup>15</sup>。正如那船，「亞洲離散」通過語義替換而運作，成為曹美寶雅緻地稱為「構成主體的迫離悲情」(constitutive sadness of dislocation)(Cho 2008: 183)。這有力的修辭意象使得離散不只象徵著這段迫離的歷史，更驅使我們多管齊下，去追索那些仍被框限在移民歷程中的歷史。這些歷史縈繞著我們，因為我們所處的社會仍然印刻著這些航程留下的傷疤。

以此種方式理解亞洲離散，將不可避免地被裹入我一直在追溯的人本邏輯裡，但這個邏輯也在其展開的過程中被拆解；這動態的展開過程於《匯集成河》中被搬演，重現但也取代了（亞洲）離散作為隱喻的人本邏輯。正如前述，《匯集成河》帶有自傳的潛在意涵，而作品說明繪製了船與顧雄個人歷史之間直接連結：「孩提時我們總喜歡折疊紙船，讓它們順著溪流而下。我們相信，紙船運載了對未來的希望，尤其是往世界走去、前往未知地方的希望。……我領悟到，一個人必須躍入河中，作長途游泳去體驗另一種文化，對差異可能帶來的益處，也必須敞開心胸。」但是，即使此聲明定位也詮釋了他如何

---

14 舉例來說，康明斯(Bruce Cummings)在其所著的*Parallax Visions*(1999)一書即開宗明義，宣告亞洲的隱喻性應被用以探討美國帝國主義對當代關於亞洲的論述之影響。

15 如同德曼在有關洛克(John Locke)與隱喻的討論中所示，「心靈，或主體，是最首要的隱喻，是眾隱喻們的隱喻」(de Man 1996: 44)。

從個人的歷史觀點來理解船的意義，這項作品，其實凸顯了製作這些船舟本身乃是一個層層導介、取代與表意的過程。這些船舟是記憶和回憶中的物體，但它們本身則是再現——實為摺紙複製品之複製品<sup>16</sup>，並帶有時間意涵的「成」(becoming)和具空間意象的「河」，《匯集成河》此一標題即在召喚這些取代的動作；在這組裝置藝術中，這樣的關係被巧妙地刻畫，即使船隻保持靜止（除了輕微的晃動之外），整體仍呈現向前流動的錯覺；由於船隻被懸掛於不同的高度，嚴格來說，這群船隻並無展現出艦隊之形貌，反倒召喚了河流的三維空間性，似非而是地再現水的（不）存在。換言之，在「現實生活」中與河水相近但必須有所區隔的物體（船）取代且展現了水的意象<sup>17</sup>。

《匯集成河》的非人質性，與激發其創作的人本欲望形成鮮明的對比。這項裝置藝術阻撓的是從物體至人類、將前者轉化為後者的修辭意象的無間隙移動。這並不是說它無法或沒有處理政治或社會的面向；相反地，它探索了一種未必以人類文化和社群實體為中心的離散政治。這項作品，闡明了謝永平(Pheng Cheah)所述之「全球性」(globality)的「非人境況」(inhuman conditions)。關乎全球化和人權的當代論述，時常假定了一個理想的、最終目的在獲取自由的人類主體；針對此種理所當然的假定，謝永平提出質疑，並主張將非人(the inhuman)置定為「一種人的有限極限(a finite limit of man)，一種人類存在的缺陷特徵，此一特徵，並非存於人真正的最終目的，而是存於我們迄今仍無法掌控的事物中，諸如商品化、技術、極權統治等等」(Cheah 2006: 2)。那麼，「非人」根本上即是不可預知的，作為全球分工與其附帶的建制與機制之敘詞，「非人」不僅生產「人的」存在(the human；例如，透過人權論述)，同時也將其意義削弱（意即，除非試圖超越既有的經濟和政治機制，人權無法被實現）。鑑於

---

16 這項作品最近一次於列治文美術館(Richmond Art Gallery)的展出，由於此美術館位於亞裔移民人口極多的溫哥華郊區，顧雄舉辦了數個社區工作坊，讓參加者折疊紙船，而這些紙船隨後被安置入此項作品，成為展覽的一部分。如此一來，顧雄帶我們重返手工勞動的再現。

17 我必須補充一點，將部分作品安置於室外的後果之一，是水終歸會積累現形——水集聚於船體之內，令人驚異地反轉了船之於水的關係。

「人」之於非人的易損脆弱，謝永平主張我們對後者應持續查究，以處理「製作『人的』之精巧工藝，人性與其所有的能力並非基本的、原生的、自我原創的，而是被先於且超逾人類(anthropos)的力量導致的產品效果」(ibid.: 10)。他堅持，非人的必不能被視為本質上反人性的，而必須從不斷變化與重組的人性極限來作理解。

把謝永平的論點帶往一個稍微不同的方向，我認為隱喻性可以作為理解「非人」的一個起點，也就是說，把「非人」視為描繪一種語義過程的敘詞，透過此種過程，關於人的概念得以脫離或附著於人以及事物。畢竟，隱喻性極為令人不安的影響是，它否認了任何先驗的或固有的將「人」的概念栓繫於我們藉此定義之身體及主體；相反地，它們的相互關係正如德曼所述，「總是在移動」，是易於消失及出現的。追蹤這些過程如何於歷史中攤開展現，或許能為亞洲離散研究開闢新的方向，特別是當其正掙扎著找尋一組分析的、道德的詞彙來研究種族化持續的全球影響。在這種情況下，對於錯位、迫離和流動的政治關係，亞洲離散的隱喻性究竟揭示了什麼？

對於《匯集成河》周圍文化政治的更明確探討，會闡釋一些可能的契機。來自亞洲的客船航抵的影像，在北美種族主義論述中有著悠久的歷史惡名。20世紀早期，對亞洲人的種族化：黃禍(Yellow Peril)，藉由重覆不斷描述「白種」文明受到大量「有色」人種威脅的全球想像，在大眾論述中漸為根深蒂固<sup>18</sup>。利大英(Gregory Lee)創造「洪氾的轉義比喻」(trope of inundation)一詞來解釋「各地不受歡迎的有色移民經常被描述為『傾瀉而入』、『淹覆』、『大量湧入』，以及『如浪似潮』地前來」(Lee 1996: 186)。此種轉義比喻在近期持續針對從中國、斯里蘭卡及印度等地、經受險峻航程——承蒙國際人口販運網絡的脅迫與控制——乘船而來的移民發揮作用。在加拿大和澳洲等地，這些移民的到來經常引發種族化（而且經常是種族歧視）的歇斯底里，擔心國境安全被破壞。然而，這樣的歇斯底里是無法抹去當代跨國移民中，某些移民被看作特許的主體，而其他人則成為賣

---

18 有關這段歷史更細緻的討論，見Robert G. Lee(1999)。

身契約和人口販運受害者的複雜現實。舉例來說，1999年自中國福建省航抵卑詩省沿岸的一船移民，如Rita Wong所觀察，於新聞媒體中被奚落，且遭受牢獄之災——有些人甚而長達18個月——諷刺的是，於此同時卑詩省的當地社群，紛紛表示要領養那隻經歷了這趟旅程的狗<sup>19</sup>。且不論狗，上述情況自會號召保護移民權利及福利的努力，而且這些努力必須運用自由人道的語言與邏輯來進行；但是，這些努力能否超克使「人」這一類目經受身體分等的種族化歷史陰影呢？鑑於種族化與人類全球流動之間的關係，對那些持續經歷船隻監禁並且迫離家園的人們，什麼樣的正義才是可能的？亞洲離散研究的文化生產與知識勞動如何能對這些問題作出貢獻？

探討亞洲—西方地理圖譜想像的遲滯效力，酒井直樹問道：去認同並索求經種族化的身分類目之主體性，對那些被劃歸為亞洲人的主體而言，此一舉動將產生何種意義？特別當此種類目於歷史上是用以指稱「西方人性被使勁從世界抽離後，所剩之殘餘」(Sakai 2000: 790)。酒井思忖，如此索回再造的舉動，需要果斷地將亞洲從其地圖系譜中切出，才能進一步挪用亞洲去標指任何「社會逆境的效應，或其他異於所謂的理想西方人形象的野蠻的、未開化的特徵……不管他或她的形貌、語言遺緒、族裔認同或日常習性特點」(ibid.: 812)。思及《匯集成河》，也許我們可以延展此項主張，將亞洲擴而指稱那些非人的，那些生活沿著人與非人的危險闕境展開的人們。這項作品戲劇化地搬演了，特別是在卑詩省的移居者殖民歷史及遺緒的脈絡下，是種族化移民的社會身分如何無法被穩固地圈限在「人」的隱喻。以一種視覺戲劇化的方式，《匯集成河》諷刺地搬演了通常保留給移民的歇斯底里修辭：大批的船隻正從海那端出現，占領「我們的土地」（使這般對所有權的宣示成為可能的粗暴歷史，也正巧被我們省事

---

19 對此段歷史的討論，詳見Wong(2001)。2010年夏天，當一船的泰米爾難民抵達卑詩省沿岸，以公共安全部長塗維斯(Vic Toews)為首的政客們很快地以歧視的方式將他們標籤化。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當地的運動人士很迅速地對這次的移民妖魔化作出回應，抵制將他們視為恐怖分子和罪犯的描述。

地遺忘），衝撞並穿透我們最珍視的教育機構的窗戶與牆壁（竟是人類學博物館！）。摒棄有關「人」的穩固認知，來揭示將種族強化凸顯的嚴峻非人性，這項裝置藝術再製上述幻想的同時，也以令人不安的非人性對其批判。於此同時，它打斷了我們（熱切的，甚或是絕望的）欲望：希冀那些船舟能論及，也為其所喚起的生命、文化及社群來發聲；它遏阻了普遍存在於亞洲離散研究的欲望——期望得以談論關於「人」的存在，期望減緩那些強化移民、奴隸、契約勞工等類目的暴力抽離，以便處理個體，還有集體歷史與經驗的全面複雜性。相比之下，《匯集成河》提出了一組不同的挑戰：我們可以不論及「亞洲人」來思索亞洲離散嗎？「亞裔遷移」這個概念，如何在種族歧視的想像中被影響轉化呢？塑膠船的重複性質，有可能比照性地揭示如「亞洲」和「移民」等詞語的模板基礎嗎？

## 引用書目

- Balibar, Étienne. 1991. "Is There a 'Neo-Racism'?" in *Race, Nation, Class: Ambiguous Identities*, Étienne Balibar and Immanuel Wallerstein, translated by Chris Turner, pp.17-28. London: Verso.
- Cheah, Pheng. 2006. *Inhuman Conditions: On Cosmopolitanism and Human Righ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 Kuan-hsing. 2010. *Asia as Method: Toward Deimperializatio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hiang, Mark. 2009. *The Cultural Capital of Asian American Studies: Autonomy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University*.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Cho, Lily. 2008. "Asian Canadian Futures: Indenture Routes and Diasporic Passages," in *Canadian Literature* 199: 181-201.
- Cummings, Bruce. 1999. *Parallax Visions: 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 Relation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 da Silva, Denise Ferreira da. 2007. *Toward a Global Idea of Ra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e Man, Paul. 1996. "The Epistemology of Metaphor," in *Aesthetic Ideology*, edited by Andrzej Warminski, pp.34-5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Gilroy, Paul. 1993.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Hartman, Saidiya. 2007. *Lose Your Mother: A Journey Along the Atlantic Slave Route*.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Lee, Gregory B. 1996. *Troubadours, Trumpeters, Troubled Makers: Lyricism, Nationalism and Hybridity in China and Its Other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Lee, Robert G. 1999. *Orientalism: Asian Americans in Popular Cultur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Lo, Jacqueline. 2006. "Disciplining Asian Australian Studies: Projections and Introjections," in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27(1): 11-27.

Lo, Jacqueline and Tseen Khoo. 2008. "Introduction: Asia@Home: New Directions in Asian Australian Studies," in *Journal of Australian Studies* 32(4): 425-432.

Lo, Jacqueline, Dean Chan and Tseen Khoo. 2010. "Introduction: Asian Australia and Asian America: Making Transnational Connections," in *Amerasia Journal* 36(2): xiii-xxvii.

Readings, Bill. 1997.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akai, Naoki. 2000. "'You Asians': On the Historical Role of the West and Asia Binary," in *The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99(4)(Fall 2000): 789-817.

Takaki, Ronald. 1989. *Strangers from a Different Shore: A Hi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Boston: Little Brown.

Wong, Rita. 2001. "Partial Responses to the Global Movement of People," in *West Coast Line* 34(3)(Winter 2001): 105-119.